

Ulrike Posche
Gerhard Schröder

郭业洲 王怀成 等译



如果施罗德是泰坦尼克号的话，沉没的将是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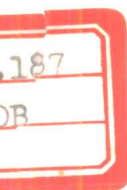
德国新总理

格哈德·施罗德特写

[德] 乌尔里克·波舍著

摄影 罗伯特·雷贝克

东方出版社



835.187

S490B

[德] 乌尔里克·波舍著

摄影 罗伯特·雷贝克

德国新总理

格哈德·施罗德特写

郭业洲 王怀成 胡小兵 夏思涵 译

东方出版社

037920

F134 21

责任编辑:杨松岩 王亚男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新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特写(德)波舍著;
(德)雷贝克摄影;郭业洲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4
ISBN 7-5060-1251-0

- I. 德…
- II. ①波…②雷…③郭…
- III. 施罗德 - 生平事迹
- IV. 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398 号

德国新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特写

DEGUO XIN ZONGLI GEHADE SHILUODE TEXIE

[德]乌尔里克·波舍 著

郭业洲 王怀成 胡小兵 夏思涵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251-0/K·259 定价:15.00 元

本书根据德国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München within Verlagsgruppe Bertelsmann GmbH

Original title: Gerhard Schröder by Ulrike Posche

Photographs by Robert Lebeck

1998年10月第1版(Copyright C 1998 by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München within Verlagsgruppe Bertelsmann GmbH)翻译出版。

中文版由贝塔斯曼出版集团威廉·戈德曼出版社授权独家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0945号

| | | |
|-------|---------------------|----|
| 引 言 | | 1 |
| 第 1 章 | 我曾战栗不已 | 3 |
| | ——胜利者之夜 | |
| 第 2 章 | 苦乐年华 | 12 |
| | ——与施罗德的首次接触 | |
| 第 3 章 | 我时刻准备着 | 18 |
| | ——格哈德·施罗德抓住了权力的一足 | |
| 第 4 章 | 精心策划的角逐 | 28 |
| | ——以正确方式击败对手 | |
| 第 5 章 | 飘浮在波浪中的一段木头 | 31 |
| | ——积累精力与减肥 | |
| 第 6 章 | 你好,候选人 | 35 |
| | ——莱比锡加冕 | |
| 第 7 章 | 如果人生中只追求一个目标 | 37 |
| | ——回顾 | |
| 第 8 章 | 当教皇也是一项蛮不错的工作 | 51 |
| | ——在豪华的晚宴上 | |
| 第 9 章 | 我一向是处之泰然 | 66 |
| | ——魅力和操劳 | |

| | | |
|--------|-------------------|-----|
| 第 10 章 | 从外面能嗅到一些味道····· | 78 |
| | ——在旁边的小餐桌上 | |
| 第 11 章 | 我对我的出身从不感到羞愧····· | 83 |
| | ——童年记事 | |
| 第 12 章 | 我从没有想过这些····· | 94 |
| | ——施罗德先生和女人们 | |
| 第 13 章 | 希露不仅漂亮,而且聪明····· | 101 |
| | ——媒体中的天作佳合 | |
| 第 14 章 | 鼓起勇气,不要害怕····· | 114 |
| | ——广场上的演讲家和扑克牌一样的脸 | |
| 第 15 章 | 天哪,但愿不出什么差错····· | 128 |
| | ——在训练基地 | |
| 第 16 章 | 我曾计划搞一场革命····· | 138 |
| | ——克林顿的祝福 | |
| 第 17 章 | 金发女郎,为施罗德而作····· | 148 |
| | ——文化和粗俗 | |
| 第 18 章 | 生活是最好的财富····· | 153 |
| | ——博尔库姆岛上的非政治化竞选 | |
| 附 记 | ····· | 161 |

引 言

1944年4月7日,一个名叫格哈德·弗里茨·库尔特·施罗德的男孩出生在布隆贝格—莫森贝格市塔尔街第十七号,星座是牡羊座。和当时其他孩子一样,小施罗德是在卧室来到人世的。婆婆守护在30岁的儿媳艾里卡·施罗德身边,挣扎在分娩痛苦之中的产妇咬破了婆婆的胳膊。助产士到来时,男孩已经降生。为了让婴儿啼哭、呼吸,奶奶用力地向他的脸上吹气。这个世界带给小施罗德第一件东西便是一股扑面冷风。在以后的人生中,任何扑面来风都会像当年奶奶的呵气一样,使施罗德立刻动员起全身的精力。



第 1 章

我曾战栗不已

——胜利者之夜

胜利的感觉是什么？凯旋的滋味到底如何？它是不是先从腹腔燃起，然后慢慢升至大脑，最后通过眼睛、肠胃和嘴角爆发出来？这种感觉会使人心率加速吗？还是上述各种感觉一起到来？施罗德一度觉得自己应该知道怎样当英雄和当英雄的感觉，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经历过“辉煌的胜利和惨痛的失败”，因而“心理总是十分健康的”。而现在，熟悉权力的施罗德在终于要获得权力的时候却显得不知所措。

施罗德等人当时正乘车由机场驶往政府区。电话铃响了，是他的新闻发言人乌维-卡斯腾·海耶。海耶每次通报重大事项时总是显得那么随便，这次也是如此。“格尔德（同仁对他的昵称），你可以平静一些了”。

施罗德夫人多丽丝在事后回忆说，她的丈夫当时脸色苍白，并急忙阻止道：“打住，打住！到确切结果出来后再告诉我。”

竞选中，尽管民意调查者们用他们的神秘科学将施罗德

捧得很高,但在此时此刻,就在胜利即将到来前的两个半小时,施罗德对民意测验科学备感神秘。其实早在当日下午三点半时,海耶就将三个民意调查机构统计的数据通报给施罗德,当时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许多家报纸的评论家们已经开始撰写述评:《新苏黎世报》述评的标题是:“雷霆万钧般的胜利!德国人残酷但明确无误地抛弃了几乎是永远的联邦总理。”但即使在下午三点半这个时刻,施罗德对自己的胜利仍不敢相信。

在选举前一天的晚上,施罗德的女秘书多丽斯·沙伊贝在汉诺威的一家高层饭店为施罗德以及他的密友们举行了晚宴——大轰炸来临之际谁也不愿独自坐在防空洞里。当时施罗德已有点言语迟钝,他不再有玩世不恭的冷笑。这个皮埃蒙特式的简单晚宴也是施罗德痛苦离开汉诺威的告别仪式。他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在托斯卡纳式的豪华宴会上告别汉诺威。那些长年与他共事、现在又在一起共进晚餐的人觉得,如果施罗德就这样离开汉诺威,他的光辉将永远消失,下萨克森州将倒退到褐煤和纨绔横行的年代。当时在场的有维伯曼·米歇尔·克隆巴赫,应该成为总理府部长的时任州长办公厅主任弗朗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以及一度是实力雄厚的右翼“泽海姆派”头目、将来将成为总理府国务部长的忠诚的格尔德·安德雷斯,彩票公司老板莱因哈特·沙伊贝也在场,他为来宾做了四道菜。

站在阳台上远眺,他们看到远处射手广场旁矗立着一个装饰着霓虹灯的大转盘,在清澈的夜空衬托下,转盘不停地转动着。一时间施罗德显得十分激动,他一口饮尽杯中的香槟酒,然后长时间动情地拥抱着他的女秘书,嘴里呢喃道:“这样来装饰一个转盘实在没有必要。”

等待着知道自己人生目标是最终实现，还是一切都随着一声巨响烟消云散，此时就像大轰炸即将来临的前夕。这时的施罗德没有胆怯，但他那双平时充满胜利自信的眼睛此刻却流露出一种可怕的紧张不安。时间尚早，施罗德一家就离开了宴席。曼弗雷德·居尔内尔的一个电话使人略感沮丧，这位福萨民意调查所的老板传来的坏消息是：绿党“也许不能跨越5%的门槛限制”。施罗德的话语充满不祥之兆，“你们看着吧，最后赢得大选的虽然是我们，但其他人将继续执政。”

第二天是星期天。像往常一样，施罗德在投完自己的一票后离开了家庭小圈子。他先是和朋友一道吃饭，然后乘飞机前往莱茵兰地区。在飞机降落时，施罗德已经赢得大选的胜利。

“格尔德，你可以平静一些了”。

施罗德穿着他星期六刚刚在汉诺威“男装精品屋”购买的名牌西服，快速奔进艾里希·奥伦豪尔大厦。他像一位奔向分娩室的准父亲一样，匆匆地从大厦的走廊穿过。身穿黑色礼服的多丽丝·施瓦茨-科普夫则和其他人坐在一起。当施罗德的党总部的办公室主任西格里德·克拉姆皮茨问多丽丝当天下午在“木工棚”的饮食应如何安排时，多丽丝说，自己两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十分紧张，“事情渐渐到了紧要关头，我觉得忐忑不安。”而此时此刻，她却很冷静，就像以往她身处台风之中能十分冷静一样。她间或陪着丈夫一起在“木工棚”的走廊上来回踱步。施罗德则陷入沉思，他一言不发地开始抽雪茄。

也许他此刻正回忆起四年前的联邦议会选举。在预测结果摇摆不定、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鲁道夫·沙尔平还只是候选人的时候，施罗德就到处大声并随便地表态：“我们必须赶走现政府。”施罗德这样说道，并就可能的联合政府模式发表看

法：或大联合政府，或小联合政府，或多彩联盟。但后来的选举结果还是让科尔总理再次获胜，社民党的同志们当时也根本不想赶科尔下台。而在今天，1998年9月27日，施罗德将展示他如何将科尔赶下台。

劳夫妇和鲁道夫·沙尔平、伯多·洪姆巴赫和沃尔夫冈·克莱门特此间也来到奥伦豪尔大厦。联邦议会党团干事长彼得·施特鲁克叼着烟斗在戒备森严的大厦玻璃门附近的新闻发布台前踱步。蕾纳特·施密特和奥斯卡·拉封丹在各自的办公室等候着消息。只有海迪·维措雷克 - 措伊高兴地在施罗德踱步的走廊上尖声谈笑，好像大选已经获胜。一间改装成化妆间的办公室里，女化妆师们闲聊着，此刻还没有人为上电视来找她们化妆。两个小时之久，“木工棚”走廊的气氛就像一个长时间憋住呼吸的人一下子将所有空气都呼了出去一样。施罗德的保镖们守候在惟一的一台电视机前，眼睛时刻盯着他们的主人。没有人群，没有鞭炮，也没有任何欢庆的气氛。就在这离胜利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刻，施罗德说：“太可怕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得票率超过40%！这是施罗德一直希望的。但他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18时左右施罗德在明特费林的办公室看到德国电视二台的预测并打开克里科牌香槟、亲吻他的妻子时，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直到这时，施罗德仍不像个胜利者，直到这时，他还表现出少有的苍白和僵硬。如果他是个诚实的人，他应该承认，甚至直到当日深夜他还不明白，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否已经真的实现。直到午夜11时30分他还喃喃地说：“真是不可思议。”

初步统计结果公布了。施罗德站在“木工棚”的台阶上，

大声地对着麦克风说：“我一整天都在战栗不已。”下面的人则大声回应：“红绿联盟！红绿联盟！”就像1990年他在汉诺威第一次当选下萨克森州州长时一样。当时站在上面的施罗德不能理解呼喊同样口号的人们，或者说，他不愿理解他们。他大声地向人群说：“我们现在需要热情，但我们更需要冷静的头脑。”他不想匆忙就联合政府事作出决定，但此时他已经十分明白，他将听从热情，并像1990年在下萨克森州一样，同绿党一起进行一场冒险。这是一场兴致勃勃的冒险！

清洁工的儿子成了联邦总理！他的一生几乎像法拉达编撰、法斯宾德拍摄的电影一样传奇。格哈德·施罗德，一个临时工的儿子，将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七任联邦总理。他恍恍惚惚地接受着雅克·希拉克、托尼·布莱尔和克林顿的祝贺。在接踵而至的采访中，施罗德显得既冷静又专业，既友好又矜持，他还不时地对前任总理科尔以及科尔失败后表现出的风度表示敬佩。

这次胜利对他来说是一次性命攸关的胜利。因为这不仅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联邦德国历史上政府通过选举下台尚属首次；这也不仅是一次得票率上的领先，社民党的得票率高于其他任何党；也不仅是社民党人的胜利，这是施罗德的胜利，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胜利。施罗德，一个圈外人，一个天生的赌徒，一个在党内不讨人喜欢的淘气包。他们一直都在试图排斥他。而现在恰恰是他力排众议、进入了权力的中心，恰恰是他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即“占有并说了算”的权力。即使他将成为最孤立、最寂寞的联邦总理，他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从他手里夺走这种权力，不会同任何人分享这种权力。党内的人曾指责施罗德说，他关心的不是内容，不是主题，也不是如何重新给政治下定义，他关心的是要选民在

他本人和科尔之间作选择。其实就是如此，选民最终选择的是施罗德。

最后几周的谨慎前进终于过去了：不再需要在政治晴雨表中颠簸；不会再有早上还接受着人们的欢呼、晚间却又被人喝倒彩的场面；社民党在巴伐利亚州选举中的惨败以及基民盟女部长诺尔特的“帮忙”（她曾说“选举结束后增值税肯定将提高”），从现在起都可以抛在脑后；他内定的经济部长约斯特·施多尔曼笨拙的、企图在媒体中立足的尝试不会有人再提起；社民党为迫使他离开中间立场、回归左翼路线而通过一些零散但令人反胃的文件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现在只有施罗德。此间，他已学会用扑克牌一样冷漠的脸来对待人生的风风雨雨。为此，有许多人称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空中楼阁兜售商。这一切使他十分恼火，但他不会因此受到什么伤害，因为他已经彻底地告别了易受伤害的年月。他也不会再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寻找失败的责任。即使这次大选中演砸了，罪过也是别人的。

比如说，所谓“出色的竞选安排”，竞选中心，天气，或者巴伐利亚州选举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施罗德选举失败的替罪羊。巴伐利亚州的同志们到联邦议会选举前一周还想将施罗德同在该州选举中失败的蕾纳特·施密特的合影照片挂在树上。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为施罗德拉来选票。

新闻媒体也可能是替罪羊。它们像对待德国其他政坛明星一样，先对施罗德的出山欢呼雀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事后隆重地让他名誉扫地。联邦议会预算案辩论中，施罗德同联邦总理科尔有一场“巨人决斗”。就在前一天晚上，施罗德家乡的北德意志广播电台播出了一部经过精心剪辑的介绍施罗德的电视短片。施罗德的顾问们看完后，担心他们的候选人

直到第二天早晨都缓不过劲来。但他们忘了施罗德已拥有一种只有发迹于纽约市黑暗角落里的拳击手才拥有的直觉，即从不利中站起来，以一记重击决定胜负。他在联邦议会的讲话虽然不洋洋洒洒、令人瞠目，不过是他过去八年里演讲中得意之句的汇总。但施罗德却扮演了一个光彩的角色。报纸在这场比赛后写道：决斗结果是1比1。一切又被人们忘记，一切又变得无所谓。

大选前的日子里，不管是在汉堡，还是在杜伊斯堡或者柏林，施罗德在演讲即将结束并用嘶哑的声音预言自己将赢得选举时，总是这样对着麦克风喊道：“现在不为，更待何时？”“不在这里，更在何地？”“不是我们，更待何人？”这样的声音不是施罗德的专利，他是歌星里奥·利斯特的独创。但施罗德在嗓音沙哑的同时还有“独立的动物保护者”们演讲时常有的一种充满激情的三重声。在当时没有比这更好、更具煽动性的语言了。

但此时此地到底将发生什么？施罗德在所有的采访中都说：“首先将建立就业联盟。”大选前他就提出了自己开始施政的起步纲领。纲领包括针对中下层百姓的百日政纲。其它方面，如对前景的乐观描述、党代会、迁都柏林、欧盟轮值主席国、欧洲议会选举以及改革并“改组现行体制”等，纲领均未曾涉及。

施罗德先是同约希卡·费舍尔、绿党的联邦理事会发言人以及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汉斯-奥拉夫·亨克尔、RTL 私立电视台台长赫尔姆特·托马进行交谈。午夜过了很久，他才终于来到镶着瓷砖的地下酒窖同朋友们见面。此间，他的影子内阁的成员也渐渐在下萨州代表处的舞会酒窖里聚齐了：诺伊曼、施多尔曼、布尔玛恩、贝格曼、席利、利斯特和负责德法关

系的萨奥泽女士。餐桌上摆满了罗宋汤、野猪肉和杰维尔啤酒，好像酒会是施罗德那浑身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妈妈准备的一样。有人还依稀记得维利·勃兰特 1972 年率领社民党选举获胜，从而结束阿登纳（以及艾哈德和基辛格）时代的情景。当时人们会聚在勃兰特家门前欢呼庆祝，维利·勃兰特则坐在家中的沙发里，一面用手搔弄着爱犬的头，一面吩咐家人给外面庆祝的人们搬送饮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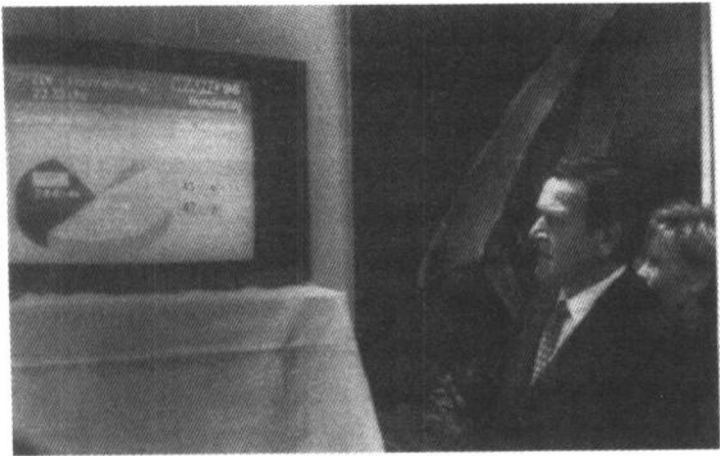
时代毕竟不同了！

参加宴会的人群中有人带来了“舞会男子”的激光唱片。施罗德进门时，他在汉诺威的律师格茨·冯·弗罗姆贝格正独自大声地唱着“这就是英雄”的歌曲。但在场的政治家们以及即将担任要职的政客们都不愿随声和唱。他们刚刚结束了科尔时代，宣告了波恩共和国的结束！在场的许多人仍觉得这种想法太遥远、太冒昧、太不可思议了。

但有一个人没有这种感觉。

当施罗德推开大门、进入烟雾缭绕的房间时，他已经是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一个布满征尘的胜利者。政治生涯中他一直是全力以赴，现在他终于拔了头筹。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胜利过，在他之后恐怕也不会有人很快能像他这样获得胜利。曾经在里利珀草原上赤脚行走的施罗德最终迈进了最高政治家行列，这种飞黄腾达是独一无二的。

当施罗德 1998 年 9 月 27 日夜晩推开房门的那个时刻，他已经是一个主人，是一个联邦总理，仿佛他一辈子一直都是联邦总理一样。



格哈德·施罗德必须反复地看结果,否则他不敢相信自已已经胜利。



完全放松的一对儿:新的政府首脑夫妇在下萨州代表处举行的舞会上。